

同飯於皇城司有一老兵僕頭執黑杖子拜辭皇城幹
辦官劉知閣泣涕哽壹劉亦為惻然予問其故兵以杖
相示滿其上皆揭記士卒姓名營屯事件云身是天武
第一軍都指揮使曾立戰功積官至遙郡團練使今年
滿當出職若御前呈試了便得正任使名而為近郡總
管不幸小疾遂遭揀汰只可降移外藩將校在身官位
一切除落方伏事州都監聽管營部轄三十年勤勞一
旦如掃蕩命不偶至於如是坐者同歎息憐之案崇寧
四年有詔諸班直嘗備宿衛病告滿尚可療者殿前指
揮使補外牢城指揮使蓋舊法也

六言詩難工

唐張繼詩今人所傳者唯楓橋夜泊一篇荆公詩選亦
但別有兩首樂府有塞孤一篇而皇甫湜集中載其所
寄六言曰京口情人別又揚州估客來踈潮至潯陽回
去相思無處通書舟酬之而序言魏孫予之舊好祇徒
武昌有六言詩見憶今以七言裁答蓋拙於事者繁而
費用之意以六言為難工故衍六為七然自有三章曰
江上年年春早津頭日日人行借問山陰遠近猶聞薄
暮鐘聲水流絕澗終日草長深山暮雲大吹鷄鳴幾處
條桑種杏何人門外水流何處天邊樹繞誰家山絕東

西多火朝朝幾度雲透皆清絕可畫非拙而不能也予
編唐人絕句得亡言七千五百首五言二千五百首合
爲萬首六言不滿四十信予其難也

杯水救車薪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如水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一
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予讀文
子其書有云水之勢勝火一勺不能救一車之薪金之
勢勝水一刃不能殘一抔土之勢勝水一塊不能塞一
河文子周平王時人孟氏之言蓋本於此

詘一人之下

蕭何諫高祖受漢王之封曰夫能詘於一人之下而信
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六韜云文王在岐召太公曰
吾地小太公曰天下有粟賢者食之天下有民賢者牧
之屈於一人之下則申於萬人之上唯聖人能爲之然
則蕭何之言其出於此而漢書注釋諸家皆不曾引證

秦漢重縣令客

秦漢之時郡守縣令之權極重雖一令之微能生死人
故爲之賓客者邑人不敢不敬單父人呂公善沛令辟
仇從之客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謂以禮物
相慶也司馬相如游梁歸蜀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來

過之舍於都亭臨邛富人卓王孫程鄭相謂曰今有貴
客爲具召之并召令相如竊王孫女歸成都以貧困復
如臨邛王孫杜門不出且爲諸公更謂王孫曰長卿人
材足依且又令客奈何相辱如此注云言縣令之客不
可以辱也是時爲令客者如此今士大夫爲守令故人
往見者雖未必皆賢豈復蒙此禮敬稍或矣於法制微
有干託其累主人必矣

之字訓變

漢高祖諱邦荀悅云之字曰國惠帝諱盈之字曰滿
臣下所避以相代也蓋之字之義訓變左傳周史以
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謂觀六四變而爲
否也他皆倣此

卷第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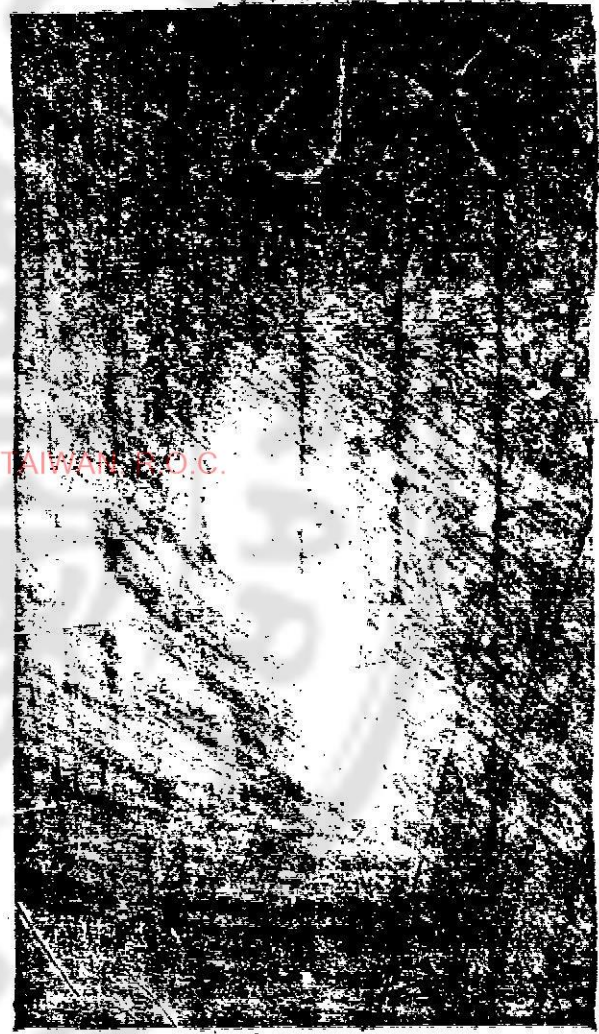
容齋三筆卷第十六

蹇氏父子

蹇周輔立江西福建茶法以害兩路其子序辰在紹聖中乞編類元祐章疏案牘人為一帙置在二府由是搢紳之禍無一得脫此猶未足言及居元符過密中肆音樂自娛後守蘇州以天寧節與其父忌日同輒於前一日設宴及節日不張樂其無人臣之義如是蓋舉世未聞也

神臂弓

神臂弓出於弩遺法占未有也熙寧元年民李宏始獻



之入內副都知張若水方受旨料簡弓弩取以進其法以槃木爲身擅爲弦鐵爲蹬子鎗頭銅爲馬面牙發麻繩扎絲爲弦弓之身三尺有二寸弦長二尺有五寸箭木羽長數寸射二百四十餘步入榆木半筈

神宗閱試甚善之於是行用而他弓矢弗能及紹興五年韓世忠又侈大其制更名克敵弓以與金虜戰大獲勝捷十二年詞科試日主司出克敵弓銘爲題

勅令格式

法令之書其別有四勅令格式是也

神宗聖訓曰禁於未然之謂勅禁於已然之謂令設於此以待彼之至謂之格設於此使彼效之謂之式凡入笞杖徒流死自例以下至斷獄十有二門麗刑名輕重者皆爲勅自品官以下至斷獄三十五門約束禁止者皆爲令命官庶人之等倍全分釐之給有等級高下者皆爲格表奏帳籍關牒符檄之類有體制模楷者皆爲式元豐編勅用此後來雖數有修定然大體悉循用之今假寧一門實載於格而公秋文書行移並名爲式假則非也

顏魯公戲吟

陶淵明作閑情賦寄意文色蕭統以爲白玉微瑕宋廣

平作梅花賦皮日休以爲鐵心石腸人而亦風流艷冶
如此顏魯公集有七言聯句四絕其目曰大言樂語曉
語醉語於樂語云苦何既濟貞僧喜新知滿坐笑相視
成客歸來見妻子學生放假偷向市覓語云拈餛飩指
不知休歇多侍立涎交流過屠夫背知羞食店門外
強淹留醉語云逢糟遇麴便醅酌覆瓿墜馬皆不醒倒
著披籬髮垂領狂心亂語無人並以公之剛介守正而
作是詩豈非以文滑稽乎然語意平常無可咀噉予疑
非公詩也

紀年用先代名

唐德宗以建中興元之亂思太宗正觀明皇開元爲不
可跋及故改年爲正元各取一字以法象之
高宗建炎之元欽法建隆而下字無所本
孝宗以來始一切用正元故事隆興以建隆紹興乾道
以乾德至道淳熙以淳化雍熙紹熙以紹興淳熙慶元
以慶曆元祐也

中舍

官制未改之前初升朝官有出身人爲太子中允無出
身人爲太子中舍皆今通直郎也近時士大夫或不能
晚乃稱中書舍人曰中舍殊可笑云蘇子美在進奏院

會館職有中舍者欲預席子美曰樂中既無箏琶筆笛
坐上安有國舍虞比國謂國子博士舍謂中舍虞謂虞
部比謂比部負外郎中皆任子官也

多赦長惡

熙寧七年旱

神宗欲降赦時已兩赦矣王安石曰湯旱以六事自責
曰政不節與若一歲三赦是政不節非所以弭災也乃
止安石平生持論務與衆異獨此說爲至公近者六年
之間再行覃霈婺州富人盧助教以刻核起家因至田
僕之居爲僕父子四人所執投實柝曰內搗碎其軀爲

肉泥既鞫治成獄而過已酉赦恩獲免至復登盧氏之
門笑悔之曰助教何不下柱收轍茲事可爲寬憤而州
郡失於奏論紹熙甲寅歲至於四赦凶盜殺人一切不
死惠姦長惡何補於治哉

表讞疑獄

州郡疑獄許奏讞蓋朝廷之仁恩然不問所犯重輕及
情理之害一切縱之則爲壞法耽延年提點江東刑獄
專務全活死囚其用心固善然南康婦人謀殺其夫甚
明曲贊其命累勘官翻以夫人被罪予守贛一得兵逃
至外邑殺村民於深林民兄後知之畏申官之費即焚

其尸事發係獄以殺時無證戶不經驗奏裁刑寺輒定
為斷而予持劾不下復奏論之未下而此兵死於獄因
記元豐中宣州民葉元以同居兄亂其妻而殺之又殺
兄子而彊其父與嫂約契不訟於官鄰里發其事州以
情理可憫為上請審刑院奏欲貸

神宗曰罪人已前死姦亂之事特出於葉元之口不足
以定罪且下民雖為無知抵冒法禁固宜哀矜然以妻
子之愛既殺其兄仍殺其姪又罔其父背逆天理傷敗
人倫宜以殿凡至死律論此旨可謂至明矣

醫職冗濫

神宗董正治官立醫官額止於四員及宣和中自和安
大夫至翰林醫官凡一百十七人直局至祗候凡九百
七十九人冗濫如此三年五月始詔大夫以二十員郎
以三十員醫効至祗候以三百人為額而額外人免改
正但不許作官戶見帶遙郡人並依元豐舊制然竟不
能循守也乾道三年正月隨龍醫官平和大夫階州團
練使潘攸差判太醫局請給依能誠例支破邁特在西
掖取會能誠全支本色因依誠係和安大夫潭州觀察
使月請米麥百餘碩錢數百千春冬綿縮之屬比他人
十倍因上章極論之乞將攸合得請給令戶部照條支

破

孝宗聖諭云豈惟潘攸不合得并能誠亦合住了即日御筆批依仍改正能誠已得真俸之旨旋又罷醫官局

切脚語

世人語音有以切脚而稱者亦間見之於書史中如以蓬為勃籠藤為勃闌鐸為突落叵為不可團為突藥鉦為丁寧頂為滴頰角為矻落蒲為勃盧精為即零螳為突郎諸為之手旁為步廊茨為疾藜圈為屈孽錮為骨露窠為窠駝是也

唐世辟寮佐有詞

唐世郎度觀察諸使辟置僚佐以至州郡差掾屬牒語皆用四六大略如告詞李商隱樊南甲乙集顧雲編橐羅隱湘南雜橐皆有之故韓文公送石洪赴河陽幕府序云撰書辭具馬幣李肇國史補載崖州差故相辜執誼攝軍事衙推亦有其文非若今時只以吏牘行遣也錢武肅在鎮牒鍾廷翰攝安言主簿云勅淮南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牒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鍾廷翰牒奉處分前件官儒素修身早昇官緒寓居霽水累膺星霜克循廉謹之規備顯溫恭之道今者願求錄用特議掄材安吉屬城印曹闕吏俾期差攝勉効公方儻聞佐

理之能豈悞超昇之獎事須差攝安吉縣主簿牒舉者
故牒貞明二年三月日牒後銜云使尚父守尚書令矣
越王坤此牒今藏於王順伯家其字畫端嚴有法其文
則掌書記所撰殊為不工但印記不存矣謂主簿為印
曹亦佳

高子允謁刺

王順伯藏昔賢墨帖至多其一曰高子允諸公謁刺凡
十六人時公羨徐振甫余中龔深父元耆寧秦少游黃
魯直張文潛晁無咎司馬公休李成季葉致遠黃道夫
廖明略彭器資陳祥道皆元祐四年朝士唯器資為中

書舍人餘皆館職其刺字或書官職或書郡里或稱姓
名或只稱名既手書之又存主人之字且有同舍尊兄
之目風流氣味宛然可端拜非若後之士大夫一付筆
吏也蔡忠惠公帖亦有其二一曰襄奉候子石兄起君
朔日講謁一曰襄別洪州少卿學士蓋又在前帖三十
年之先也

蔡君謨書碑

毆陽公作蔡君謨墓誌云公工於書畫頗自惜不妄與
人書

仁宗尤愛稱之御製元景陵西玉碑文詔公書之其後

命學士撰温成皇右碑文又勅公書則辭不肯曰此待
詔職也國史傳所載蓋用其語比見蔡與歐陽一帖云
曷者得侍陛下清光時有天旨令寫御撰碑文宮寺題
榜至有勲德之家干請朝廷出勅令書裏謂近世書寫
碑誌則有資利若朝廷之命則有司存焉待詔其職也
今與待詔爭利其可乎力辭乃已蓋辭其可辭其不可
辭者不辭也然後知蔡公之旨意如此雖勲德之家請
於朝出勅令書者亦辭之不止一温成碑而已其清介
有守後世或未知之故載於此

楊涉父子

唐楊涉爲人和厚恭謹哀帝時自吏部侍郎拜相時朱
全忠擅國涉聞當爲相與家人相泣謂其子凝式曰此
吾家之不幸也必爲汝累後二年全忠篡逆涉爲押傳
國寶使凝式曰大人爲唐宰相而國寶至此不可謂之
無過况手持天子璽綬與人雖保富貴亦千載何益辭
之涉大駭曰汝滅吾族神色爲之不寧者數日此一楊
涉也方其且相則對其子有不幸之語及持國寶與逆
賊則駭其子斷止之請一何前後之不想侔也鄙夫患
失又懲白馬之禍喪其良心甘入六臣之列其可羞也
甚矣凝式病其父失節託於心疾歷五代十二君佯狂

不仕亦賢乎哉

佛曾丑字

法苑珠林叙佛之初生云闍丑字於曾前躡千輪於足下又占相部云如來至真常於曾前自然丑字人人相者乃往占世獨除穢濁不善行故予於夷堅丁志忠載蔡京曾字言京死後四十二年遷葬皮肉消化已盡獨心曾上隱起一丑字高二分許如鐫刻所就正與此同以大姦誤國之人而有此祥誠不可曉也豈非天崩地坼造化定數故產此異物以爲宗社禍邪

蘇渙詩

杜子美贈蘇渙詩序云蘇大侍御渙靜者也旅寓江側凡是不交州府之客人事都絕矣肩輿江浦忽訪老夫請誦遺詩肯吟數首才力素壯詞句動人涌思雷出書篋凡紙之外殷殷留金石聲賦八韻記異亦記老夫傾倒於蘇至矣詩有再聞誦新作突過黃初詩之語又有一篇寄裴道州并呈蘇渙侍御云附書與裴因示蘇此生已媿須人扶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撫要路思捐軀其褒重之如此唐藝文志有渙詩一卷云渙少喜剽盜善用白鴛已蜀商人苦之稱白跡以此垂鑒後折節讀書進士及第湖南崔確碎從事繼走交廣與哥舒晃反

伏誅然則非所謂靜隱者也決在廣州作變律詩十九
首上廣府帥其一曰養蠶爲素絲葉盡蠶不老頃僅對
空床此意向誰道一女不得織萬夫受其寒一夫不得
意四海行路難禍亦不在大禍亦不在先世路險蓋門
吾徒當勉旃其二曰毒蜂一巢成高挂惡木枝行人有
步外目斷竄爲飛長安大道邊挾彈誰家兒手持黃金
丸引滿無所疑一中分下來勢若風雨隨身如萬箭攢
宛轉送所之徒有疾惡心奈何不知機讀此二詩可以
知其人矣杜贈渙詩名爲記異語意不與化等厥有旨
哉

歲後八日

東方朔占書歲後八日一爲鷄二爲犬三爲豕四爲羊
五爲牛六爲馬七爲人八爲穀謂其日晴則所主之物
育陰則災杜詩云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陰時用此也八
日爲穀所係尤重而人罕知者故書之

門馬闔馬

左氏傳好用門馬字如晉侯圍曹門馬齊侯圍龍盧瀆
就魁門馮吳伐巢吳子門馮偃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
焉及蔡公孫翩以兩矢門之門于師之梁門于陽州之
類皆奇麗之語也然公羊傳云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

者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又傑出有
味可林注堂無人焉之下曰但言焉絕語辭堂不設守
視人故不言焉者林之學可謂精切能盡立言之深意

郡縣主壻官

本朝宗室袒免親女出嫁如壻係白身人得文解者為
將仕郎否則承節承信郎妻雖死夫為官如故案唐正
元中故懷澤縣主壻檢校贊善大夫竇克紹扶言臣頃
以國親超受寵祿及縣主薨逝臣官遂停臣陪位出身
未授檢校官自有本官伏乞宣付所司許取前衙發州
司戶參軍隨例調集詔許赴集仍委所司比類前任正

負官依資注擬自今已後郡縣主壻除丁憂外有曾任
正負官停檢校官俸料後者准此處分不知壻官不停
者恩原於唐世妻與紹興中高士轟尚偽福國長公主
至觀公事奉發誅死猶得故官可謂優渥

樂府詩別名

自齊梁以來詩人作樂府子夜四時歌之類每以前句
比興引喻而後句實言以護之至唐後世詩者隱溫庭
筠陸龜蒙亦多此體或四句皆然今略書十數聯于策
其四句者如高山種芙蓉復經黃藥為未得一蓮時流
離嬰辛苦慮外山鬼立知渠脚不多三更機底下摸著

是誰檢淮上能無雨回頭摠是清蒲帆渾未織爭得一
歡成其兩句者如風吹荷葉動無夜不推蓮空織無經
縈求匹理自難圍棋燒敗喫著子故依然理絲入殘機
何悟不成匹攤門不安橫無復相關意黃蘗向春生苦
心日日長明燈照空局悠然未有期玉作彈棋局中心
最不平剪刀橫眼底方覺淡難裁中劈庭前棗教郎見
赤心千尋草釐被爭柔長長苦愁見蜘蛛織尋思直到
明雙燈俱暗盡奈許兩無由三更書石闕憶子夜啼悲
芙蓉腹裏羞憐汝從心起朝看暮牛跡知是宿啼痕梳
頭入黃泉分作兩死計石闕生口中衝悲不能語柔蠶

不作蘭書夜長懸絲肯是也龜蒙又有風人詩四首云
十萬全師出遙知正憶君一心如瑞麥長作兩岐分破
藥供朝爨須知是苦辛曉天窺落宿誰識獨醒人且日
思雙屨明時願早諧丹青傳四瀆難寫是秋懷聞道更
新幟多應廢舊期征衣無伴搗獨處自然悲皮日休和
其三章云刻石書離恨因成別後悲莫言春蘭薄猶有
萬重思錢出容刀飾親逢巧笑難日中騷客珮爭奈即
闌干江上秋聲起從來浪得名逆風猶挂席苦不會凡
情劉采春所唱云不是厨中串爭知多裏心并邊銀釧
落展轉恨還深算蠟為紅燭情知不自由細絲斜結網

爭奈眼相鈎尤為明白七言亦間有之如東邊日出西
邊雨道是無情又有情玲瓏骰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
也無合歡挑核真堪恨裏許元來別有人是也近世駢
詞如一落索數闋蓋効此格語意亦新工恨太俗耳然
非才士不能為世傳東坡一絕句云蓮子擘開須見意
揪枰著盡更無碁破衫却有重縫處一飯何曾忘却起
蓋是文與意並見一句中又非前比也集中不載

容齋三筆卷第十六

心源相送國子監
之書置藏南學

容齋五筆

十三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丙子

容齋四筆序

廣東高州府人
容齋四筆序

始予作容齋隨筆首尾十八年續筆十三年
三筆五年而四筆之成不費一歲身益老而
著書益速蓋有其說曩自越府歸謝絕外事
獨弄筆紀述之習不可掃除故搜采異聞但
緒夷堅諸志於議論雌黃不復關抱而稚子
穰每見夷堅滿紙輒曰隨筆夷堅皆大人素
所遊戲今隨筆不加益不應厚於彼而薄於
此也日日立案傍必俟草一則乃退重逆其
意則哀所憶而書之穰嗜讀書雖就寢猶置



一編枕畔旦則與之俱興而天嗇其付年且
弱冠聰明殊未開以彼其勤殆必有日丈夫
愛憐少子此乎見之於是占捋為序并獎其
志云慶元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序

容齋四筆目錄卷上

第一卷 十九則

孔廟位次

周三公不特置

周公作金縢

雲臺澤

關雎不同

迷癡厥撥

三館祕閣

亭榭立名

十十錢

犀舟

畢仲游二書

列子與佛經相參

韋孟詩垂疎

匡衡守正

西極化人

詔令不可輕出

戰國策

范曄漢志

繕脩犯土

第二卷 二十則

諸家經學興廢

漢人姓名

輕浮稱謂

鬼谷子書

有美堂詩

張天覺小簡

城狐社鼠

用兵為臣下利

誌文不可冗

趙毅鳴犢

五帝官天下

黃帝李法

抄傳文書之誤

二十八宿

大觀元夕詩

顏魯公帖

文潞公奏除改官制

待制知制誥

裴行儉景陽

此人重耳簾

第三卷 十六則

韓退之張籍書

韓公稱李杜

此日足可惜

粉白黛黑

李杜往來詩

李太白怖州佐

祝不勝詛

呂子論學

曾太皇太后

中天之臺

寶年官年

雷公炮炙論

治藥捷法

陳翠說燕后

燕非強國

水旱祈禱

第四卷 十五則

今日官冗

藥城和張安道詩

和范杜蘇四公

外臺祕要

六枳關

王荆公上書并詩

左黃州表

李郭詔書

兩道出師

杜韓用歇後語

唐明皇賜二相物

一百五日

老杜寒山詩

嘗石之毒

會合聯句

第五卷 十四則

十木偶人

饒州風俗

禽畜菜茹不同

伏龍肝

勇怯無常

趙德甫金石錄

韓文公薦士

王勃文章

呂覽引詩書

藍田丞壁記

錢武肅三改元

黃庭換鶴

宋桑林

馮夷姓字

第六卷 十五則

韓文公逸詩

竇叔向詩不存

用柰花事

王粲兒良

徒木債表

建武中元續書

草駒驚蟲

記李履中二事

乾寧覆試進士

臨海蟬圖

東坡作碑銘

洗兒金錢

告命失故事

扁字二義

淡羅樹

第七卷 十四則

天咫

縣尉為少仙

杜詩用受覺二字

西太一宮六言

由與猶同

人馬度哉

久而俱化

黃文江賦

沈季長進言

繁遏渠

替戾岡

文潞公平章重事

考課之法廢

小官受俸

第八卷 十七則

庫路真

得意失意詩

狄監盧尹

項韓兵書

承天塔記

親護歌

省試取人額

通印子魚

壽亭侯印

茸附治疽漏

莆田荔枝

雙陸不勝

華元入楚師

公羊用疊語

文書誤一字

歷代史本末

賢者一言解疑諸

第九卷 十六則

蔣魏公逸史

沈慶之曹景宗詩

藍尾酒

歐陽公解官

南北語音不同

南舟北帳

魏冉罪大

辨秦少游義倡

姓源韻譜

譽人過實

作文句法

書簡循習

健訟之誤

用史語之失

文字書簡謹言

更衣

第十卷 十七則

過所

露布

東坡題潭帖

山公啓事

親王四庶官書

賁降考試官

青蓮居士

閩俗詭秘殺人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LIBRARY TAIWAN, R.O.C.

富公遷官

唐藩鎮行墨勅

吏部循資格

五行納音

五行化真

錢忠懿判語

王逸少為藝所累

鄂州南樓磨崖

賞魚袋出處

十一卷十八則

京丞相轉官

熙寧司農年利

文與可樂府

譏議遷史

常何

李密詩

寺監主簿

溫大雅兄弟名字

冊府元龜

漢高帝祖稱豐公

樞密行香

船名三翼

東坡海島延之

馬書雲之誤

張鷟讓武后濫官

唐王府官猥下

御史風聞

唐御史遷轉定限

十二卷十三則

小學不講

主臣

景華御苑

州陞府而不為鎮

漢唐三君知子

當官營繕

治歷明時

仕宦捷疾

詞臣益輕

夏英公好處

祖宗用人

至道九老

李文正兩罷相

十三卷二十四則

科舉之弊不可革

宰執子弟廷試

國初救弊

房元齡名字

二朱詩詞

金剛經四句偈

四蓮華之名

黑法白法

多心經偈

天宮寶樹

白分黑分

月雙閨雙

踰緡那一由旬

七極微塵

宰相贈本生父母官

執政贈三代不同

唐孫處約事

夏侯勝京房兩傳

漢人坐語言獲罪

樞密書史

知州轉運使為通判

范正辭治饒州

祭王藏書

秦社八六子

十四卷十四則

祖宗親小事

王居正封駁

王元之論官冗

梁狀元八十二歲

太祖恤民

潘游洪沈

舞臨游情

郎中用資序

臺諫分職

正元朝七

表章用兩臣字對

劉夢得謝上表

陳簡齋蓀真詩

仙傳圖志荒唐

十五卷十五則

徽廟朝宰輔

教官掌牋奏

經句全文對

北郊議論

討論濫賞詞

尺八

三給事相攻

朱藏一詩

蔡京輕用官職

節度使改東宮環衛古

宰相任怨

四李杜

渾脫隊

歲陽歲名

官稱別名

十六卷十二則

漢重蘇子卿

昔賢為卒伍

兵家貴於備豫

渠陽蠻俗

寄資官

親王帶將仕郎

郡縣用陰陽字

杜畿李泌董晉

嚴有翼諡坡公

曹馬能收人心

取蜀將帥不利

李濟揚再恩

容齋四筆目錄

容齋四筆卷第一十九則

孔廟位次

自唐以來相傳以孔門高第顏淵至子夏爲十哲故裝祀於廟堂上其後升顏子配享則進曾子於堂居子夏之次以補其闕然顏子之父路曾子之父黜乃在廡下從祀之列子處父上神靈有知何以自安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正謂是也又孟子配食與顏子並而其師子思子思之師曾子亦在下此兩者於禮於義實爲未無特相承既又莫之敢議耳

周三公不特置

周成王董正治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蓋惟三公而云官
不必備惟真人以書傳考之皆兼領六卿未嘗特置也
周公既為師然猶位冢宰尚書所載召公以太保領冢
宰芮伯為司徒彤伯為宗伯畢公以太師領司馬衛侯
為司寇毛公以太傅領司空是已其所次第惟以六卿
為先後而師傳之尊乃居太保下也

周公作金縢

尚書孔氏所傳五十八篇皆有序其出於史官者不言
某人作如虞書五篇紀一時君臣吁咈都兪及識其政
事如說命武成顧命康王之誥召誥自惟二月既望至

越自乃御事洛誥自戊辰王在新邑至篇終蔡仲之命
自惟周公位冢宰至邦之祭皆然如指言某人所作則
伊尹作伊訓太甲咸有一德盤庚三篇周公作大誥康
誥酒誥梓材多士魚逸君奭多方立政是也惟金縢之
篇首尾皆叙事而直以為周公作案此篇除冊祝三三
外餘皆周史之詞如公乃自以為功公歸納冊公將不
利於孺子公乃為詩以貽王王亦未敢請公公命我勿
敢言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公勤勞王家之語出郊反
風之異決非周公所自為今不復可質究矣

雲夢澤

雲夢楚澤數也列於周禮職方氏鄭氏云在華容漢志有雲夢官然其實雲也夢也各爲一處尚貢所書雲土夢作又注云在江南惟左傳得其詳如邠夫人奔子文于夢申注云夢澤名在江夏安陸縣城東南楚子曰江南之夢注云楚之雲夢跨江南北楚子濟江入於雲中注入雲澤中所謂江南之夢然則雲在江之北夢在其南也上林賦楚有七澤嘗見其一名曰雲夢特其小小者耳方九百里此乃司馬長卿夸言今爲縣隸德安詢諸彼人已不能的指疆域職方氏以夢爲薈前漢叙傳子文投於薈中音皆同

關雎不同

關雎爲國風首毛氏列之於三百篇之前大序云后妃之德也而魯詩云后夫人鷄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嘆而傷之後漢皇后紀序康王晏朝關雎作諷蓋用此也顯宗永平八年詔云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注引春秋說題辭曰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歌關雎以感之宋均云應門聽政之處也言不以政事爲務則有宣滯之心關雎樂而不淫思得賢人與之共化脩應門之政者也薛氏韓詩章句曰詩人言雎鳩正絜敬正以聲相求隱蔽於無人之處故人君退朝入于私宮

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燕處體安志
明令時大人內傾于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之說淑
女正容儀以刺時三說不同如此黍離之詩列於王國
風之首周大夫所作也而齊詩以爲衛宣公之子壽閔
其兄伋之且見害作憂息之詩黍離之詩是也此說尤
爲可議

迷癡厥撥

采詞諂笑專取容悅世俗謂之迷癡亦曰迷嬉中心有
愧見諸顏面者謂之緬覲舉措脫略觸事乖忤者謂之
厥撥雖爲俚言然其說皆有所本列子云墨屎單至單
咥慙慙四人相與游於世又云眼婦譎諉勇敢怯疑四
人亦相與游張湛注云墨音肩屎勑夷反方言江淮之
間謂之無賴眠音緬媿音殄方言欺謾之語也郭璞云
謂以言相輕嗤弄也所釋雖不同然大略具是矣曲禮
衣毋撥足毋蹶鄭氏注云撥發揚貌蹶行遽貌大抵亦
指其荒率也

三館秘閣

國朝儒館仍唐制有四曰昭文館曰史館曰集賢院曰
秘閣率以上相領昭文大學士其次監脩國史其次領
集賢若只兩相則首屬兼國史唯秘閣最低故但以兩

制判之四局各置直官均謂之館職皆稱學士其下則
為校理檢討校勘地望清切非名流不得處范景仁為
館閣校勘當遷校理宰相鹿籍言范鎮有異才恬於進
取乃除直祕閣司馬公作詩賀之曰延閣屹中天積書
雲漢連

神宗重其選

謂

太宗也

國士比為仙玉檻鉤陳上冊擗北

斗邊帝容瞻日角宸翰照星躔職秩曾無貴光華在得
賢其重如此自熙寧以來或頗用賞勞元豐官制行不
置昭文集賢以史館入著作局而直祕閣只為貼職至
崇寧政宣以處大臣子弟姻戚其濫及於錢穀文俗吏
士大夫不復貴重然除此職者必詣館下拜閣乃且盛
筵邀見在三館者宴集秋曰暴書宜昏得預席若餘日
則不許至隨筆有館職名存一則云

亭榭立名

立亭榭名最易蹈襲既不可近俗而務為奇怪亦非是
東坡見一客云近有晉書問之曰曾尋得好亭子名否
蓋謂其難也秦楚村在宣城於城外並江作亭目之曰
知有用杜詩已知出郭少塵事更有澄江消客愁之句
也王仲衡在會稽於後山作亭目之曰白涼亦用杜詩
越女天下白鑑湖五月涼之句二者可謂甚新然要為

未當廬山一寺中有亭頗幽勝或標之曰不更歸取韓詩末句亦可笑也

十十錢

市肆間交易論錢陌者云十十錢言其足數滿百無蹠減也其語至俗然亦有所本後漢書襄楷傳引宮崇所獻神書其太平經與帝王篇云開其玉戶施種於中比若春種於地也十十相應和而生其施不以其時比若十月種物於地也十十盡死固魚生者其書不傳於今唐章懷太子注釋之時尚猶存也此所謂十十蓋言十種十生無一失耳其盡死之義亦然與錢陌之事殊然

其字則同也

犀舟

張衡應問云犀舟勁械後漢注引前書兇戎弓矛之兵器不犀利音義曰今俗謂刀兵利爲犀犀堅也犀舟甚新奇然爲文者未嘗用亦慮予所見之不博也

畢仲游二書

元祐初司馬溫公當國盡改王荆公所行政事士大夫言利害者以千百數聞朝廷更化莫不驩然相賀唯畢仲游一書究盡本末其略云昔安石以興作之說動先帝而患財之不足也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財者無不用

蓋散青苗置市易歛役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惠
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興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歛
變置之事是以百說而百不行今遂欲廢青苗罷市易
蠲役錢去鹽法凡號為財利而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則
向來用事於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青
苗不可廢市易不可罷役錢不可蠲鹽法不可去必探
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雖致石人而使聽之
猶將動也如是則廢者可復散罷者可復置蠲者可復
歛去者可復存矣則不足之情可不預治哉為今之策
當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之錢粟

一歸地官使經費可支二十年之用數年之間又將十
倍於今日使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也則不足之
論不得陳於前然後所謂新法者始可求罷而不復行
矣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
抹前日之敵而左右侍從職司使者十有七八皆安石
之徒雖起二三舊臣用六七君子然累百之中存其十
數烏在其勢之可為也勢未可為而欲為之則青苗雖
廢將復散况未廢乎市易雖罷且復置况未罷乎役錢
鹽法亦莫不然以此抹前日之敵如人又病而少間其
父兄子弟喜見顏色而未敢賀者意其病之在也元是

東坡公在館閣頗因言語文章規切時政仲游憂其及禍貼書戒之曰孟軻不得已而後辨孔子欲無言古人所以精謀極慮固功業而養壽命者未嘗不出乎此君自立朝以來禍福利害繫身者未嘗言顧直惜其言爾夫言語之累不特出口者爲言其形于詩歌贊于賦頌託于碑銘著于序記者亦言也今知畏於口而未畏於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與天下論君之文如孫臏之用兵扁鵲之醫疾固所指名者與雖無是非之言猶有是非之疑又况其有耶官非諫臣職非諫史而非人所未非是人所未是危身觸諱以游其間殆由抱石而拯溺也二公得書聳然竟如其慮予頃修史時因得其集讀二書思欲爲之表見故官雖不顯亦爲之立傳云

列子與佛經相參

張湛序列子云其書大略明群有以至虛爲宗萬品以終滅爲驗神惠以凝寂常全想念以著物自喪生覺與夢化等情所明往往與佛經相參予讀天瑞篇載林類荅子貢之言曰死之與生一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吾今之死不

愈昔之生乎此一節所謂與佛經相參者也又云商太宰問孔子三王五帝三皇聖者歟孔子皆曰弗知太宰曰然則孰者爲聖孔子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丘疑其爲聖弗知真爲聖歟真不聖歟其後論者以爲列子所言乃佛也寄於孔子云

韋孟詩乖踈

漢書韋賢傳載韋孟詩一篇及其孫元成詩一篇皆深有三百篇風致但韋孟詩諫云肅肅我祖國自承帝總齊群邦以翼人商至於有周歷世舍同王根聽諫是絕

我邦我邦既絕厥政斯逸賞罰之行非繇王室庶尹群后靡扶靡衛五服崩離宗周以隊應劭曰王根聽諫受諸絕豕韋氏自是政教逸漏不由王者觀孟之自叙乃祖而乖踈如是周至赧王僅存七邑救亡不暇豈能施侯邦乎周之積微久矣非因絕豕韋一國然後五服崩離也其妄固不待攻而應劭又從而實之尤爲可笑左傳書范宣子之言曰白之祖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杜預曰豕韋國於東郡白馬縣殷末國於唐周成王滅之此最可證惜顏師古之不引用也

匡衡守正

漢元帝時貢禹奏言天子七廟親盡之廟宜毀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下其議未及施行而禹卒後乃下詔先罷郡國廟其親盡寢園皆無復脩已而上寢疾夢祖宗譴罷郡國廟詔問丞相匡衡議欲復之衡深言不可上疾久不平衡皇恐禱高祖孝文孝武廟曰親廟宜一居京師今皇帝有疾不豫迺夢祖宗見戒以廟皇帝悼懼即詔臣衡復脩立如誠非禮義之中違祖宗之心必盡在臣衡當受其殃又告謝毀廟曰遷廟合祭久長之策今皇帝乃有疾願復脩立承祀臣衡等咸以爲禮不得如不合諸帝后之意罪盡在臣衡等當受其咎今詔中朝臣具復毀廟之文臣衡以爲天子之祀義有所斷無所依緣以作其文事如失措罪迺在臣衡子案衡平生佞諛專附石顯以取大位而此一節獨據經守禮其禱廟之文殆與金縢之冊祝相似而不爲後世所稱述漢史又不書於本傳憎而知其善可也郊祀志南山巫祠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也以其疆死魂魄爲厲故祠之成帝時匡衡奏罷之亦可書

西極化人

列子載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王敬之若神化人謁王同游王執化人之袂騰而上者中天迺止暨及

化人之宮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復謁王同游意迷
精喪請化人求還既寤所坐猶嚮者之處侍御猶嚮者
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着未勝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
默存耳穆王自失者三月復問化人化人曰吾與王神
游也形奚動哉予然後知唐人所著南柯太守黃粱夢
櫻桃青衣之類皆本乎此

詔令不可輕出

人君一話一言不宜輕發况於詔令形播告者哉漢光
武初即位既立郭氏為皇后矣時陰麗華為貴人帝欲
崇以尊位后固辭以郭氏有子終不肯當建武九年遂

下詔曰吾以貴人有母儀之美且立為后而固辭不敢
當列於媵妾朕嘉其義讓許封諸弟乃追爵其父及弟
為侯皆前世妃嬪所未有至十七年竟廢郭后及太子
疆而立貴人為后蓋九年之詔既行主意移奪已見之
矣郭后豈得安其位乎

戰國策

劉向序戰國策言其書錯亂相揉善本字多誤脫為半
字以趙為首以齊為立如此類者多予案今傳於世者
大抵不可讀其韓非子新序說苑韓詩外傳高士傳史
記索隱太平御覽北堂書鈔藝文類聚諸書所引用者

多今本所無向博極群書但擇焉不精不止於文字脫
誤而已惟太史公史記所采之事九十有三則明白光
艷悉可稽考視向爲有間矣

范曄漢志

沈約作宋書謝儼傳曰范曄所撰十志一皆託儼搜撰
隨曄過曄敗悉蠹以覆車宋文帝令丹陽尹徐湛之就
儼尋求已不復得一代以爲恨其志今關曄本傳載儼
在獄中與諸生姪書曰既造後漢欲編作諸志前漢所
有者悉令備雖事不必多且使見文得盡又欲因事就
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復不果此說與儼傳不同

然儼傳所云乃范紀第十卷公主注中引之今宋書却
無殊不可曉劉昭注補志三十卷至本朝乾興元年判
國子監孫奭始奏以備前史之闕故淳化五年監中所
刊後漢書凡九十卷惟帝后紀十卷列傳八十卷而無
志云新唐書藝文志劉昭補注後漢書五十八卷不知
昭爲何代人所謂志三十卷當在其中也

繕脩犯土

今世俗營建宅舍或小遭疾厄皆云犯土故道家有謝
土司章醮之文按後漢書來歷傳所載安帝時皇太子
驚病不安嬖幸乳母野王君王聖舍太子厨監郗占以

爲聖舍新繕脩犯土禁不可久御然則古有其說矣

容齋四筆卷第一

容齋四筆卷第二 三十則

諸家經學興廢

稚子問漢儒所傳授諸經各名其家而今或存或不存
諸書其本末爲四筆一則乃爲采摭班史及陸德明經
典釋文并它書刪取綱要詳載於此周易傳自商瞿始
至漢初田何以之顓門其後爲施讎孟喜梁丘賀之學
又有京房費直高相三家至後漢高氏已微晉末嘉之
亂梁丘之易亡孟京費氏人無傳者唯鄭康成王弼所
注行於世江左中興欲置鄭易博士不果立而弼猶爲
世所重韓康伯等十人竝注繫辭今唯韓傳尚書自漢

文帝時伏生得二十九篇其後為大小夏侯之學古文者武帝時出於孔壁凡五十九篇詔孔安國作傳遭巫蠱事不獲以聞遂不列於學官其本殆絕是以馬鄭杜預之徒皆謂之逸書王肅嘗為注解至晉元帝時孔傳始出而亡舜典一篇乃取肅所注堯典分以續之學徒遂盛及唐以來馬鄭王注遂廢今以孔氏為正云詩自子夏之後至漢興分而為四魯申公曰魯詩齊轅固生曰齊詩燕韓嬰曰韓詩皆列博士毛詩者出於河間人大毛公為之故訓以授小毛公為獻王博士以不在漢朝不列於學鄭眾賈逵馬融皆作詩注及鄭康成作箋

三家遂廢齊詩又亡魯詩不過江東韓詩雖在入魚傳者唯毛詩鄭箋獨立國學今所專用漢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即今之儀禮也古禮經五十六篇后蒼傳十七篇曰后氏曲臺記所餘三十九篇名為逸禮戴德刪去禮二百四篇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又刪為四十九篇謂之小戴禮馬融盧植考諸家異同附戴聖篇章去其煩重及所缺略而行於世即今之禮記也王莽時劉歆始建立周官經以為周禮在三禮中最高為晚出左氏為春秋傳又有公羊穀梁鄭氏夾氏鄒氏魚師夾氏無書公羊興於景帝時穀梁盛於宣帝時而左氏終

西漢不顯這章帝乃令賈逵作訓詁自是左氏大興二傳漸微矣古文孝經二十二章世不復行只用鄭注十八章本論語三家魯論語者魯人所傳即今所行篇次是也齊論語者齊人所傳九二十二篇古論語者出自孔壁凡二十一篇各有章句魏何晏集諸家之說爲集解今盛行於世

漢人姓名

西漢名人如公孫弘董仲舒朱買臣丙吉王褒貢禹皆有異世與之同姓名者戰國策及呂氏春秋齊有公孫弘與秦子孟嘗君言者明帝時又有幽州從事公孫弘

交通楚王英見於虞延傳高祖時又有謁者貢禹梁元帝時有武昌太守朱買臣尚書左僕射王褒後漢安帝時有太子厨監郗吉南齊武帝之子巴東王子響爲荊州刺史要直閣將軍董巒與同行巒曰殿下癡如雷敢相隨耶子響曰君敢出此語亦復奇癡上聞而不悅曰人名巒復何容得醞籍乃改爲仲舒謂曰今日仲舒何如昔日仲舒荅曰昔日仲舒出自私庭今日仲舒降自先帝以此言之勝昔遠矣然此人後不復見

輕浮稱謂

南齊陸慧曉立身清肅爲諸王長史行事僚佐以下造

詩必起迎之或曰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荅曰我性
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未嘗輕士大夫或問其故
慧曉曰貴人不可輕而賤者乃可輕人生何容立輕重
於懷抱終身常呼人位今世俗淳薄少年或身為卑官
而與尊者言話稱其儕派必曰某丈談其所事牧伯監
司亦然至於當他人父兄尊長之前語及其子孫甥壻
亦云某丈或妄稱宰相執政貴人之字皆人不識事分
者冒慣以然元非簡傲也予常以戒兒輩云

鬼谷子書

鬼谷子與蘇秦張儀書曰二足下功名赫赫但春華至

秋不得久茂今二子好朝露之榮忽長久之功輕喬松
之求延貴一旦之浮爵夫女愛不極席男歡不畢輪痛
哉夫君戰國策楚江乙謂安陵君曰以財交者財盡而
交絕以色交者華落而愛渝是呂嬖女不敵席寵臣不
敵軒呂不常說華陽夫人曰以色列事人者色衰而愛弛
詩填之序曰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是諸說大抵意皆以
色而為喻士之嗜進而不知自反者尚監茲哉

有美堂詩

東坡在杭州作有美堂會客詩領聯云天外黑風吹海
立浙東飛雨過江來讀者疑海不能立黃魯直曰蓋是

為老杜所誤因舉三大禮賦朝獻太清宮云九天之雲
下動四海之水皆立以告之二者皆句語雄峻前魚古
人坡和陶停雲詩有雲心九河重立三江之句亦用此
也

張天覺小簡

張天覺熙寧中為渝州南川宰章子厚經制夔夷狎侮
州縣吏無人敢與共語部使者念獨張可亢之擢至夔
子厚詢人才使者以告即呼入同食張著道士服長揖
就坐子厚肆意大言張隨機折之落落出其上子厚大
喜延為上客既而薦諸王介甫遂得召用政和六年張

在荆南與子厚之子致平一帖云老夫行年七十有四
日閱佛書四五卷早晚食米一升麵五兩肉八兩魚酒
佐之以此為常亦不服煖藥唯以呼吸氣晝夜合天度
而已數數夢見先相公語論如平生豈其人在天仙間
而老夫定中神遊或遇之乎嗟乎安得奇男子如先相
公者一快吾習中哉此帖藏致平家其曾孫簡刻諸石
予今年亦七十四歲姪孫德長興得墨本以相示聊
記之云

城狐社鼠

城狐不灌社鼠不燠謂其所棲穴者得所憑依此古語

也故議論者率指人君左右近習爲城狐社鼠予讀說
苑所載孟嘗君之客曰狐者人之所攻也鼠者人之所
燻也臣未嘗見穉狐見攻社鼠見燻何則所託者然也
穉狐之字甚奇且新

用兵爲臣下利

富公奉使契丹虜主言欲舉兵公曰北朝與中國通好
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
人主任其禍故北朝群臣爭勸舉兵者此皆其自謀非
國計也勝負未可知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群臣當之歟
抑人主當之歟是時語錄傳於四方蘇明允讀至此曰

此一段議論古人有之否東坡年未十歲在傍對日記
得嚴安上書云今徇燕夷朝夜卽降羗焚略歲州建城
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
之長策也正此意明允以爲然予又記魏大武時南
邊諸將表稱宋人大嚴將入寇請先其未發逆擊之魏
公卿皆以爲當崔伯深曰朝廷群臣及西北守將從陛
下征伐西平赫連北破蠕蠕多獲美女珍寶南邊諸將
聞而慕之亦欲南抄以取資財皆營私計爲國生事不
可從也魏主乃止其論亦然

詩文不可冗

東坡為張文定公作墓誌銘有荅其子厚之一書云志
文路中已作得太半到此百冗未絕筆計得十日半月
乃成然書六事略小節已有六千餘字若纖悉盡書萬
字不了古無此例也知之知之蓋當時恕之意但欲務
多耳又一帖云志文謁告數日方寫得了謹遣持紉表
病眼眩辭翰皆不佳不知可用否今誌文正本九七千
一百字銘詩百六十字云子鄉士作一列大夫小郡守
行狀九千言衢州士人詣闕上書二萬言使讀之者豈
不厭倦作又者宣戒之坡帖藏梁氏竹齋趙晉巨鐫石
於湖南憲司楚觀

趙殺鳴犢

漢書劉輔傳谷永等上書曰趙簡子殺其大夫鳴犢孔
子臨河而還張晏注曰簡子欲分晉國故先殺鳴犢又
聘孔子孔子聞其死至河而還也顏師古曰戰國策說
二人姓名云鳴犢鐸犢而史記及古今人表並以爲鳴
犢實犢蓋鐸犢及實其聲相近故有不同耳今永筆指
鳴犢一人不論實犢也韓退之將歸操亦云孔子之趙
聞殺鳴犢作予案今本史記孔子世家乃以爲實犢犢
犢犢說苑權謀篇云晉有澤鳴犢犢其不同如此

五帝官天下

漢蓋寬饒奏封事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坐指意欲求禪而死故或云自後稱天子爲官家蓋出於此今世無韓氏易諸家注釋漢書皆無一語惟說苑至公篇云秦始皇帝既吞天下名群臣議五帝禪賢三王世繼孰是博士鮑令之對曰天下官則選賢是也天下家則世繼是也故五帝以天下爲官三王以天下爲家始皇帝嘆曰五德出於五帝吾將官天下誰可使代我後者此說可以爲證輒記之以補漢注之闕蔣濟萬機論亦有官天下家天下之語

黃帝李法

漢書胡建傳黃帝李法蘇林曰獄官名也天文志左角李右角將頽師古曰李者法官之號也其書曰李法唐世系表李氏自皋陶爲堯大理歷虞夏商世世作此官以官命族爲理氏至紂之時逃難於伊侯之墟食木子得全遂改理爲李氏子案今本漢書天文志騎官左角理乃用理字而史記天官書則爲李說苑載胡建事亦爲理法然則理李一也故左傳數云行李往來杜預注曰行李使人也至鄭子產與晉盟于平丘則曰行理之命注亦云行理使人通聘問者其義益明皋陶作大理

傳子孫不改迨商之季幾千二百年世官又任倉氏庫氏不足道矣素系疑不可信

抄傳文書之誤

今代所傳文書筆吏不謹至於成行脫漏予在三館假度自直類文先以正本點檢中有數卷皆以後板爲前予今書庫替頓然後錄之他多類此周益公以蘇魏公集付太平州鏤板亦先爲勘校其所作東山長老語錄序云側定政宗無用所以爲用因蹄得兔忘言而後可言以上一句不明白又與下不對折簡來問予憶莊子曰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爾然而前足而蹙

之致黃泉知無用而後可以言用矣始驗側定政宗當是側足致泉正與下文相應四字皆誤也因記曾絃所書陶淵明讀山海經詩云形天無千歲猛志固常在疑上下文義若不貫遂取山海經參校則云刑天獸名也口中好啣干戚而舞乃知是刑天舞干戚故與下句相應五字皆訛以語友人岑公休是之道皆撫掌驚歎而取所藏本是正之此一節甚類蘇集云

二十八宿

二十八宿音秀若考其義則止當讀如本音嘗記前人有說如此說苑辨物篇曰天之五星運氣於五行所